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席話，笑道：「好猴兒崽子！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？有什麼疑的？別叫我把你頭上的楊子蓋揪下來！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！」那小廝且不推門，又拉著笑道：「好孀子！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。我這裡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」柳氏啐道：「發了昏的！今年還比往年？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媽媽了。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！人打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像那鷺雞似的，還動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著，怎麼不和他們要，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『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，守著的沒有，飛著的倒有』？」小廝笑道：「噯喲！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！我看你老人家，從今以後，就用不著我了？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，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著呢！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」柳氏聽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縵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縵不成？我雖在這裡聽差，裡頭卻也有兩個姐姐，成個體統的，什麼事瞞的過我！」正說著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「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孀子去罷，再不來，可就誤了。」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那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道：「不必忙，我來了。」一面來至廚房，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專，單等他來調停分派——一面問眾人，「五丫頭那裡去了？」眾人都說：「纔往茶房裡找我們姐妹去了。」

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攔起，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。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：「司棋姐姐說：要碗雞蛋，嫩的嫩嫩的。」柳家的道：「就是這樣兒貴。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一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，我那裡找去？你說給他，改日吃罷。」蓮花兒道：「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餛飩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，今日要雞蛋，又沒有了。什麼好東西？我就不信，連雞蛋都沒有了？別叫我翻出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來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裡面果有四個雞蛋，說道：「這不是？你就這麼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為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？」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「你少滿嘴裡混說！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飄馬兒，姑娘們不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！預備過急兒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？你們深宅大院，『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』，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，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——別說這個，有一年，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，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雞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吃膩了腸子，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，豆腐，又是什麼麵筋，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。一處要一樣，就是□來樣，我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」

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「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？你說這麼兩車子話！叫你來，不是為便宜，是為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桿兒，你怎麼忙著還問肉炒雞炒？春燕說葷的不好，另叫你炒個麵筋兒，少擱油纔好，你忙著就說自己發昏，趕著洗手炒了，狗顛屁股兒似的，親自捧了去；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眾人聽！」

柳家的忙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！別說前日一次，就從舊年以來，那屋裡，偶然間，不論姑娘姐兒們，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□人，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，兩隻鴨子，一二□斤肉。一吊錢的菜蔬，你們算算，夠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？買來的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！——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：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著吃，到一個月現算倒好！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的，要吃個油鹽炒豆芽兒來，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『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』這二三□個錢的事，還備得起，趕著我送回錢去，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吃。又說：『如今廚房在裡頭，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。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？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的賠，你拿著這個錢，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』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，我們心裡，只替他念佛。沒的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□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裡有這些賠的！」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：「死在這裡？怎麼就不回去？」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吃飯。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：「凡箱櫃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賺不成！」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腳，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。慌的眾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「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！柳嫂有八個腦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，憑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」

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將氣勸得漸平了。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，便拉開了。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眾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雞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潑了地下。那人回來，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。且喜無人盤問，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，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遠遠的望著。有一盞茶時候，可巧春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個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：「做什麼？」五兒笑道：「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」春燕悄笑道：「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□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？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；不然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了園門。」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，又說：「這是茯苓霜。」如何吃，如何補益。「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便走回來。

正走蓼溼一帶，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，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「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裡來？」五兒陪笑說道：「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。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。」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「這話岔了。方纔我見你媽出去，我纔關門。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？竟出去讓我關門，什麼意思？可是你撒謊？」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「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，我纔想起來。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。」

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，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個丫頭對賴，沒主兒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「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」小蟬又道：「正是。昨日玉釧兒姐姐說：『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』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一罐子。不是找還不知道呢。」蓮花兒笑道：「這我沒聽見，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。」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問：「在那裡？」蓮花兒便說：「在他們廚房裡呢。」

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著眾人來尋。五兒急的便說：「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。」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「不管你『方官圓官』！現有賊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著取出露瓶。恐還偷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並拿了，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。

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。人回進去，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，半日，出來說：「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」

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，到鳳姐那邊，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「將他娘打四□板子，

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把五兒打四□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上，或賣或配人。」

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著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、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」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。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，拿你來頂缸的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」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出來，交給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著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：「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。」也有抱怨說：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。倘或眼不見，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！」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，□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這五兒心內又氣，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。且本來怯弱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。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清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。平兒一一的都應著。打發他們去了，卻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襲人便說：「露卻是給了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卻不知。」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芳官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「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。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僇們陷害了？」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「露的事雖完了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，就完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的霜，正沒主兒，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還肯認？——眾人也未必心服。」晴雯走來笑道：「太太那邊的露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。你們可瞎亂說？」平兒笑道：「誰不知這個原故？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。悄悄問他，他要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，誰好意攬這事呢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！兩個人窩裡炮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，我們怎麼裝沒事人呢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。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」寶玉道：「也罷。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原是我嚇他們玩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就都完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也倒是一件陰鷲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。只是太太聽見了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裡起了賊來也容易，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必管，只這一個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，不肯為『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』。」說著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

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「可是這話，竟是我們這裡應起來的為是。」平兒又笑道：「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準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為這個，倒像我沒有本事，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裡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」襲人等笑道：「正是，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」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「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」玉釧兒先問：「賊在那裡？」平兒道：「現在二奶奶屋裡呢，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裡明白：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裡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要說出來呢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；窩主卻是平常，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：因此為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麼樣？要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，存體面呢，就求寶二爺應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別冤屈了人。」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「姐姐放心，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說了罷：傷體面，偷東西，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情真。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拿過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說是過兩天就完了，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裡也不忍。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」

眾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異：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「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！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玩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幹的事，為什麼叫你應？死活我該去受！」平兒襲人忙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見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沒事。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，這麼何等的乾淨！——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」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

於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著柳家的等夠多時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「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怕園裡沒有人伺候早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」平兒道：「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啊。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裡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認識。高高兒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」玉釧兒道：「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子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卻是僇們這邊的。」

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「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這事，八下裡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，不知道要什麼來著，偏這兩個孽障慳他玩，說：『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』寶玉便嗽著他們不隄防，自己進去拿了個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的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。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隻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

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為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，給他個炭箕子帶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僇們若信了，將來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，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，一日不說跪一日，就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」又道：「『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』，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罪誤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心？『得放手時須放手』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，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著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」

一席話，說的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惱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？」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